

随笔

原载炎陵县《神农风》 环线修到舅舅家

黄润妹

那天天气晴朗,阳光明媚,我们从炎陵石洲坪出发,沿着新修的S205旅游环线,经过江源,铁厂坝,将军山,铁瓦山,去策源乡下坪村修路组的舅舅家拜年。

以前,我们必须钻山走小路,翻山越岭,走得口干舌燥,脚打颤,走三四个小时直到精疲力竭,才到舅舅家。

那天坐的是妹妹的摩托车,从石洲坪上到铁瓦山,原本寂静的蜿蜒山路,因为环线的重新拓宽而热闹起来,小车、摩托车往来穿梭。小车中,不乏返乡打工者开的外地牌照的车。大概许多人像我们一样,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吧,以崭新的车速开着,有的停车驻足观赏,有的摄影留念。是哩,沿途的风景令人流连忘返,天空深邃湛蓝,积雨似的云层悠闲地落下来,一弯溪水石上潺湲。一路上鸟语花香,平时喜欢快速驾驶摩托车的妹妹,也情不自禁地放慢了速度,到了迷人处,干脆熄火下车,掏出手机,加入了“咔嚓咔嚓”的拍客队伍。

你看,在一辆崭新的广东牌照的车边,一个小男孩仰起头惊叫道:“妈妈,这车好酷!好酷!”再看那边,车旁一男一女像是一个小女孩,面朝群山,张开了三双手臂,再听“亲——我来啦!”那是一对小情侣在尽情欢呼。

不知拐过了多少个“熊背弯”,终于上到了一个岔路口,一抬头,铁瓦山就在对面,往左是大院,右拐便去冬笋坡了。

路口以下,是坡度较陡的下坡路。远远望去,虽仍葱郁郁葱葱,如果寂静延伸的群山像海洋,那农家院落便是生长于其中的珊瑚礁,它们或被“海水”淹没,或被露可见,这是怎样一个清新无比的世界!高山崇岭上的一土一石不知孤寂了多少岁月,一旦一木也不知枯荣了多少春秋,才等来了如今人们的仁足观赏!

一路下去,忽然见到一些梯田和农舍,仔细一辨认,原来到了冬笋坡。幸好前面有茶进村的道,村口聚集了很多人,旁边停了几辆小车,还有五六部摩托车,我们也停下来。虽是陌生人,却个个微笑互致歉意,亲切着。有位从十都过来的中年男人感慨地说,现在来老丈人家拜年快多了,从石洲坪出发,骑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,以前骑摩托,绕道县城,水口,资兴,沿路上,总共有百多里,还要走上两个多小时的山路,得早起赶到傍晚,累得够呛。

表弟刚好来路口接客,告诉我们舅舅家一指弯就到了。看到舅舅家熟悉又陌生,熟悉,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舅舅家的模样;陌生,是因为环线的修建,改变了这山谷的地貌,活像一只强悍有力且温善的手臂把舅舅家搂在了臂弯里。

站在舅舅家的前坪上,视野极为开阔,延绵起伏的群山围成一个巨大的宝盆,金光耀,蓝天蓝,白云飘,风光旖旎,空气清新。路从舅舅家门口右侧一拐,穿过一座座山头,往水口方向蜿蜒而去,舅舅说外公外公曾动过要人工挖掉山口右侧那个小山嘴的念头,说它挡住了家人远眺的视线,就像镜头上看戏,舞台上精彩纷呈,却被前面的高人头挡住了,让人观不舒畅,可外公力不从心,抱憾离世。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,旅游环线的修建圆了外公的梦。

舅舅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,他要在屋旁建一栋别致的休闲山庄,计划开个农家乐。房子的基础已经搞好了,过段时间就可以动工修建了。我们为舅舅的设想叫好。到时,他家那一年四季满架园子的应时蔬菜,满筐子的米酒辣菜、蕨菜、刀豆,土灶上熏得香喷喷的腊肉腊鸭、腊猪肉、腊猪肝,一群群土鸡土鸭,一片片雪白的豆腐,一杯杯泛黄的米酒,能让城里来的游客们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。

我建议舅舅还可以利用土灶灶开辟特色餐饮业,比如每到开春之时,让游客自己上山挖笋,下地摘野菜,亲自动手做客家艾叶米饼,端午时节可以到山上摘艾叶包粽子,采苕蒿煮鸡蛋;等秋天收了新糯米,便可以打糍把糍豆粉了,一定受欢迎。

舅舅呵呵一笑说:“可以试试,十都窑花的农家乐不是一到旺季游客爆满么?我要开起来呀,估计也不会比那几差。”

散文

原载茶陵县《南浦潮》

乡下人喝茶

段立新



“……人们还会常常看到饮茶消闲,以茶待客交友的生活画面。这时,故事的主人公往往是女性;家中的老人,主妇,在闲暇时期,农闲季节,几个人聚集在一起,漫无边际的闲谈胡侃,主人笑脸盈盈,以茶相待,先是喝茶或者沏茶,这时,她们人手一碗茶,谈笑风生,兴之所至,主人的好客之情一下子被激活了,她便再去煮一锅茶,这一回十有八九是加了料的茶——茶里面有花椒、胡椒、生姜、茴香子、肉桂、甘草之类的佐料,大家都喝得有滋有味,如果话机投缘,大家都有兴致,时间又充裕,好客的主人就会第三次煮茶,这一回用的一定是砂锅,在一般的佐料之外,再细细的加进豆子(一般用的是本地特产的扁豆,这种豆个小皮厚,农历五月成熟,民间称之为“五月豆”,有良好的补益作用)、花生、莲子之类的佐料,小火慢熬,熬成浓浓的茶汤,这茶汤有茶叶的馥郁,豆子的糯糯,花生的香爽,莲子的清白,融在一起,沁心脾,清香四溢,使人胃口大开,精神为之抖擞。喝了这这通茶后,她们便唠连话,几乎可以免去一顿饭;大家都高高兴兴,原来不熟识的人,在这样的饮茶闲谈之中,一来二去,也就成朋友了。”

这是我几年前写过的一段话。在乡村,女性以茶消闲或者待客交友的情景大致就是这样。至于男性,他们以茶消闲,以茶交金朋友则是另外一种情景。每人一碗茶,端在手里,或者随便放在可以放置的地方,坐着,喝着,甚至斜斜地躺着靠着,随时喝一口茶,润润嗓子,提提神,或者就着新鲜一下碗中的茶水吧,一边就天南海北聊起闲话,惹起龙门阵,谈家中的柴米油盐,收成收入,说于别人口中听来的奇闻轶事,一切都平平和他道来,漫无头绪,只求一个适心随意,喝茶的主角是一班老年人,至少是一班中年人吧,也是每人一碗茶,端在手里,或者放在桌子上,茶几上,或者就是地上,也是坐着,喝着,甚至斜斜地躺着靠着,却一定至少有一份佐料的花生,茶花籽,瓜子,一边吃着瓜子花生,一边把个瓜子花生壳儿丢得满地都是,一边夹一根香烟,摇动手扇说笑,一边大口大口喝茶,或者就是一饮而尽,大碗喝酒一样,一边举着空酒杯手喊主人添茶,率性而为,一派自然,丝毫也没有拘谨、克制或者故作的意思,让人感觉有一份朝气、一份活力在萌动,发舒。这时喝茶的主角是一群少不更事或者青春年少的男女,是一群被唤作少年和青年的人。

乡下人喝茶是不甚讲究的,若以茶解渴,图的是茶香茶味,茶水冷热适宜,喝饮方便,若是以茶消闲,以茶待客交友,性重的乃是话投机,气氛相合,煮茶的人,喝茶的人,兴尽而来,兴尽而散;主人煮茶的热情因为一点气氛,某个话题而激起,升温,甚至于热烈得需要加点冰块来救火,客人喝茶的热情则由茶水一遍又一遍的冲泡而引发,渐入佳境,不知不觉生发出一个高潮,煮茶也要,喝茶也要,全然是自然而起,茶叶的品饮,水质的高低,茶具的档次,煮茶、泡茶的技巧流程,喝茶人的身份才华,喝茶场地的选择布置,喝茶的茶具礼仪礼节,似乎全然是多余。若乡下人煮茶喝茶,给你感受和体会到的是什么叫简单,什么叫自然性情的超然消遣。

我生于乡村,长于乡村,一切都带有乡下人的秉性。我喝茶,以独处自饮居多,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习惯,一份爱好。

我的家乡在江南一隅,山谷谷深林密,自古有茶林生长在山陵河谷之间,新摘的茶叶大梗粗,汁浓味厚,加工之后,叶子依然是宽大的叶子,梗梆梆的,煮出的茶色淡味淡,止渴功能却是奇怪,不失为一种喝茶的佳品。我的家乡给它取了个特别的名字:“老木叶”。名字浅俗,朴拙,带着山野田间的泥土气息,煮茶的时候,再加盐,加点生葱肉桂茴香胡椒之类的佐料,更于色香味之外,给茶性入了一股耐人回味、经久不散的芳香。这时,喝茶便成了只有在乡村才有的一种体验,一份享受,一份记忆。

我常常喝家乡的老家木叶茶,感受着这样的体验、享受和记忆,就像每天都置身于乡邻乡亲之间聆听乡音一样。

原载《钻石人》 阳台种菜

朱雅丽

最近迷上了阳台种菜,但多半只曾种,却忘了收,究其原因可能是种值的乐趣远大于收获的喜悦。

我种的小白菜,才一出嫩嫩的浅绿色小芽,就被“不速之客”盯上了,那是一位喜欢吃蔬菜的朋友,我的猫,清静一花钵的嫩芽,它肆无忌惮,开怀大吃。于是乎,它改变了每晚必巡视窃窸窗、过道、走廊等的习性,开始享用小白菜。

既然这么喜欢又识货,我也就原谅它这种不伺自取的强盗行径。虽然自己都没舍得吃一口,为了“食客”开心,依然隔三差五浇水,洒洒肥。小白菜长势喜人,它也开始向下留宿,由起初横扫千军之势改为隔几日的慢慢品尝,就是这样,饱满的小白菜还剩下寥寥数棵。

娃娃菜就更搞笑,种下去发芽后就一直没去吃它,错过了最佳享受时间更是不去碰它。无人打扰,不速之客也懒得碰娃娃菜的气味,鲜少去碰它,阳光雨露,少许肥料造就了娃娃菜不一样的人生!一般只能用于开汤和芋头一起煮的娃娃菜也有了属于自己的“春天”。一不小心,长出了白白长长胖胖的萝卜。

阳台种菜,最大的烦恼是缺少肥水。特意去种子店买了菜饼,就是菜籽榨油后剩下的菜饼。把菜饼泡在密封的塑料瓶内放置十天充分发酵后,再倒出兑水浇菜,那浓浓的臭味别提有多难闻了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即使好邻居不做声,我自己也知道其味难闻。为了避免臭味,每每施肥时都要挑好上班前,这样经过一天的自然挥发,也就去除了先前的臭味了。

前几天在网店购买的蔬菜种子和菜土周日马上要来了。尽管上班做事很累,我还是坚持下班后把娃娃菜全都拔了出来,顺便清理掉小白菜的花盆。

唉,今晚“客人”会失落的,但愿不要再惦记我还在路上的菜种子了。用几棵成熟的娃娃菜和面菜煮在一起,再打个鸡蛋,加点胡椒粉,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娃娃菜面条新鲜出炉。

为何会喜欢上种菜?且不是为了收获花盆里的那几棵可怜兮兮的小菜,若为一个口福,不如去菜市场几块钱搞定。阳台种菜最大的乐趣不在吃,而在于播种时种下的那份期待和希望。



阳台种菜,最大的烦恼是缺少肥水。特意去种子店买了菜饼,就是菜籽榨油后剩下的菜饼。把菜饼泡在密封的塑料瓶内放置十天充分发酵后,再倒出兑水浇菜,那浓浓的臭味别提有多难闻了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即使好邻居不做声,我自己也知道其味难闻。为了避免臭味,每每施肥时都要挑好上班前,这样经过一天的自然挥发,也就去除了先前的臭味了。

小小说

原载《文艺窗》

转转

刘正平

转转的名字是奶奶即兴取的。那天,奶奶和几个大妈在玩转转麻将,儿媳突然生下一女婴,叫什么名字呢,大家七嘴八舌,提议的名字非土即俗,一个个被否决。奶奶一锤定音:“叫转转吧。这个极普通的字眼充满生机,意味着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”

转转风天长大,又白又胖,聪明伶俐,一周岁后便断了奶。妈妈继续同爸各南各东打工。家里只剩下她和奶奶、老奶奶。

转转是奶奶的心头肉,奶奶每天都忙,伺候一老一小外,便玩麻将。玩麻将时也是一心多用,十分警惕着转转的动向:“跑出门外没有?”门前一条省道,时有汽车、摩托飞驰穿往。省路边有口大鱼塘,处处都是险情,还担心她走后院,老奶奶下腰箍腰,长年尿床,躺在后院的一间小平房里,她管着转转:“老奶奶需要安静,没有事你别去吵她。”

转转很乖,三岁后奶奶便教她洗碗、扫地,给老奶奶送饭送水。她又听话又勤快,知道那些老奶奶的用具:碗、茶缸、脸盆等,几乎全是铝制品,只是被她不怕摔了几次后,满是褶皱,看着心里有些不舒服。

这几天,奶奶的手气很背,输了一些钱。此刻,拇指和食指间夹着一颗麻将子儿,反复摩挲着,这牌下去会不会“点炮”呢?正举棋不定,突然后院啪的一声,原来是给老奶奶送饭的小转转摔倒了。小花碗摔成碎片,七零八落,饭菜洒得满地都是。转转手指被碗砸裂了,哇哇大哭。

“你咋这样不听活呢?”奶奶又心痛又生气。“现成的铝碗不用,却换个瓷碗。”随局不欢而散,立即抱转转去卫生院。

除夕夜,四下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,转转也开始放烟花。五彩缤纷的烟花下,奶奶高兴地说:“转转又长一岁了。”

转转拍拍手说:“奶奶也长一岁了。”奶奶嘿嘿一笑:“奶奶咋能长呢。”“那咋叫?”

奶奶有些伤感:“只能长一岁。”她已是奔六十的人了,每天涂粉抹脂,仍不显老,总是那么精神。这几天累得瘦了一大圈,很感力不从心,一照镜子,满脸沟壑纵横,不禁感叹:“岁月不饶人,不服老不行。”

几天的劳累,加上受了点风寒,奶奶病了,经老中医把脉诊断后,买回几帖中药,便躺下了。小转转端奶奶药汤,把家里专用煎药的砂锅洗净,——这灰不溜秋疙疙瘩瘩的东西大难洗了,但无可奈何。奶奶说:“只有这个怪物熬出来的药汤更有疗效。”一切就绪成阵,锅就就,用具都是现成的。她把老奶奶的茶缸洗了又洗,里面沾着茶垢,咋也洗不净,又反反复复洗老奶奶的铝碗,指甲仔仔细细地剔去褶皱间的污垢,但积重难返,还是那么黑乎乎,大概没关系。老人和病人就要这样的用具。洗后,她立即把饭和茶送到奶奶的床前。

奶奶正蒙头睡觉,不想吃饭,看都没看一眼送来的饭菜,嘴里只是叫苦叫天。转转又从老奶奶房间抱了一床又硬又沉的老棉絮,——这也是奶奶管叫她给老奶奶送去的。转转抱得很吃力,但觉得奶奶说得很在理:夏天穿轻薄透气的汗衫,冬天穿厚厚实实的棉袄。当她把这沉甸甸的东西压在奶奶身上时,奶奶被惊醒,看着黑乎乎的老棉絮和沉甸甸的饭碗、茶缸,心里一紧,号啕大哭:“没良心的东西,我白疼你了。”

转转懵了,不知错在哪里。她怔怔地站了一许,看着小孙女,想了又想,觉得病人需要静养,自她给老奶奶送饭送水后,奶奶几乎从没去过老奶奶房间,她便悄悄溜出来。

现代诗

原载《炎陵故事》

炎陵颂词

陆承



风起炎陵,风起一座古老的城池里,小小的城墙上,取着那幸福与眼泪,风从何处而来,风成为微弱的叙述,在悠悠的时空中浮现那些生动的影像与记忆。

炎帝陵的祭坛,也会成为风的一种,在史册中呈现。多少人朝向拜谒,在时空的叠加中看清水流,看清时势的变幻,在风暴中抽离,在炎帝陵中度过生死的轮回与往复。

风至何处,风将辉煌,在流水之畔,战火的遗迹若隐若现,我触摸到历史的真相。

在兵荒马乱的烽火中,悄悄借下月光,珍藏心中,珍藏上城墙,俯瞰大地。在时间的折射中,我缅怀过往。

只为在新的路途上寻来高速前行的秘诀,在各光与热买的对立面,书写生命的大爱。

顺从命运的起伏,在彼此的呼唤中展示深奥的魅力。

你我的相遇,每一步都暗合着心跳与忐忑。

每一次的相遇,都彰显着慷慨的气魄。在神农谷的微风中,城市英雄如诗者的流动,只因它包含了急剧的变奏。在时代的忧伤中,

复兴的梦幻仿佛冉冉升起的太阳,则不容许,必然地站在了祖国的东方。每个人内心的困惑,

每个炎黄人眼中的热烈,柔和地传递着这样的情愫:梦会成为返回童年的翅膀。

翻看所有的蓝图,在凉凉书院的凉凉中,在神秘的古语中,在众多的英雄与热风中,

我分不清那是珍藏,那是浮华。在炎陵的牌楼上,

你是星月,你是露珠,在紫微的迷离中呈现深存。

每一抹穿风的归雁,似乎一阵风,在悠悠的风帆里,将驶向何处?在虚无的大海中,需要怎样的引导,在磅礴的竞争中,

成为扬帆破浪的将军,在迷途中探寻明亮的灯塔。

颂词并不成为唯一,而流传的颂词也将在这悠远的陈词中闪烁。经典自然不能磨灭,

而悠扬的沉痛,在刀戟的落寒中伸展。在悠远的编年里,多少人汇合成巨大的河流,

像乘着早风,改造着原野,让城成为一支箭。

射向落后与黑暗,在剧烈的疼痛中释放出崭新的鱼肚白。

我忆起一座英雄的桥梁,位前是深邃,位后是未知,在寂寞的哲理中,架树洲险要。

空灵的灵动,在信仰与词语的光谱中,依偎单调与绚丽。通过万寿宫,通过八都丘,

通过大部分的赞词,在炎陵的茶水中,梳理过往,总结未来,在光华与文明的折光中,

谁该决加快,谁将在斑斓的旅途中赢得空前的荣耀。谁柔软如丝,谁将与层层的圣赞在汉语的荣光中交织最早,梦想和次第的锦绣。